

# 母 亲

[美] 赛珍珠 著  
万绮年 原译  
夏尚澄 编译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赛珍珠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ISBN 978-7-0000-0000-0

I. □… II. □… III. □□-□□ IV.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00000 号

### 母亲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000×0000 毫米 1/16

字 数: 千

印 张:

版 次: 2010 年 月第 版第 次印刷

印 数:

ISBN 978-7-0000-0000-0

定 价: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一

在扬子江和大运河交汇处，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镇江，是锦绣江南的著名都会。六朝以来，文人墨客在此留下无数壮美篇章。从童稚到少女，从教书到成婚，赛珍珠在这里成人、成才，饱吸中华文化营养，对这座古城留下了“母亲般的记忆”，亲切地称镇江为“我的中国故乡”。在今天的镇江，能随处感受“珍珠”的气息：图书馆旁的珍珠广场，古运河上的珍珠桥，风车山上的原崇实女中，登云山上的赛珍珠故居和纪念馆……

创作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母亲》，与《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两部传记同为赛珍珠赢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授奖词称“母亲在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国内赛珍珠研究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其他几部作品屡受关注，唯独《母亲》中文译本由于出版年代久远，鲜有图书馆收藏，因而为读者所少见。

2009年夏，美国《文心雕龙》研究学者林中明先生偕同台

湾夏尚澄先生莅镇。蒙尚澄先生惠赐修订过的其母万绮年女士翻译的《母亲》打印稿,我们有幸得睹名著风采,从而进一步领略到赛珍珠对中国乡土的深入了解,对下层民众的真挚同情,以及刻画女性心理的深厚功力。

小说主人公没有具体姓名。作者用“母亲”这个词来凸显出一个含辛茹苦、勇敢坚毅、慈祥博爱的形象。母亲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与许许多多的作品或作家一样,在赛珍珠的笔下,母亲和大地都是她创作的原型,两者贯通融会,血脉相连。所以母亲的原型和原型的母亲其实都是以大地为载体和表象。而作为个体的赛珍珠,则不论是生是死、在中国还是在他国、被赞美还是遭误解甚至谩骂,都改变不了她永远是一个大地“女儿”的本质属性。母亲母爱,人间至爱。大地不会因为偶尔的干涸或贫瘠而告别滋润与肥沃,“女儿”也不会因为受了委屈就不再感恩,而历尽炎凉曲直的“母亲”更是从来没有舍弃过孕育万物、普济众生的职责。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可谓是中国妇女生活史上一座活化雕像。

《母亲》的首次出版有一段传奇,作者废稿三千,书稿失而复还。其后评论界的那些赞美却令作者始料不及。无论是书名,还是文字,赛珍珠俱“为文用心”,试图塑造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典型。今天要解密那种“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的复杂心理,似乎可从作品人物身上看出。

原译者万绮年女士,家学渊源,天资聪颖,生长于民生多艰、灾荒屡降的皖北,又在金陵女子学院受业于赛珍珠。此书结合融入原乡人故土情结翻译,是极为难得的跨文化协作,故译本读来如写家事,如述家常。事过境迁,许多似不可复制而

复制,明知难为而为之,恰如“江水烹新茗”、“河水煮河鱼”,尽在本真不言中。尚澄先生攻习工程建筑,事母至孝,待人至诚,今又费尽周章修订再版,接续出感人的道德佳话,书写出报恩的人间美谈。作为赛珍珠故乡的文化建设者和人桥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深受感召,遂多方奔走,全力玉成,终于实现了《母亲》的复生。

天若有情,珍珠有知,也会含笑天国。

是为序。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 许晓霞

写于2010年春节前

## 序二

### 母亲、母亲：并重新认识赛珍珠其人、其事、其书

从2008年的年底到2009年1月，地球上67亿人所发生的大小事件可能是天文数字。但是时移境迁，在若干年之后，当前的大事可能变成小事，小事化为尘土，一如美国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在1936年出版的名著，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书名——《随风飘逝》<sup>①</sup>。而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有些大事不会“随风飘逝”，有些小事，也不会“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兰亭集序》）。譬如肆虐全球的金融风暴就不会随美国新任大总统奥巴马的就职而飘逝，也会有一些作者的几本小说，或

---

<sup>①</sup> 美国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名著的书名 《飘》(*Gone with the Wind*)。(Wikipedia, 2009, 1. 26) *Gone with the Wind* is a romantic drama and the only novel by Margaret Mitchell. The story follows Scarlett O'Hara, the daughter of a plantation owner in Georgia during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It is set in Jonesboro and Atlanta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sup>[1]</sup> The novel won the 1937 Pulitzer Prize and was adapted into an Academy Award-winning 1939 film of the same name. It was also adapted during the 1970s into a stage musical titled *Scarlett*; there is also a 2008 new musical stage adaptation in London's West End titled *Gone With The Wind*. It is the only novel by Mitchell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and it took her ten years to write it. The nove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ooks of all time, selling more than 30 million copies.

有可能流传下去。

首先从“大”的国际关系来说,2009年1月1日是中美官方关系“复活”——建交三十年的纪念日。两国的纪念活动虽然相对低调,但是两国间的关系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回顾两国间的关系,从1949年的“止于所不得不止”,一直到在亚太韩越的冲突,其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水火相向,美国甚至几度接近动用核武来“解决问题”。然而,三十年后双方又曲折而决然地建交,两国的关系从政治军事上的生死敌对,转为政治经济上的竞争互补。这真应了中国著名小说《儒林外史》里的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其实世界历史也曾一再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盟友,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七十年间三翻其掌。中美建交三十年,逐渐改进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16亿人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关系,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其次要说到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在寒冷的冬天,他挟79%的极高民意支持,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第44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获得美国人极高的支持率,与他本人的风度、知识、热情、诚恳和能力是分不开的。奥巴马上任伊始,金融风暴便肆虐全球。中美关系,乃至东西、南北关系又面临严峻考验,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对抗,无疑是对人类智慧的又一次考量。

记得曾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了鼓动美国支持大英帝国抵抗纳粹德国的进犯,赴美国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以一句“血浓于水”打动了美国人同仇敌

汽之心,促成了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协助。近年的伊拉克战争,美英两国仍然继续它们“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并肩进攻伊拉克。这说明人类根深蒂固“血浓于水”的感性,和相异的宗教、文化,可以造成多大的东西误会、南北对立、文明冲突与国际战争。

如何改变那种不理性的盲目歧视、误解和对立?与其靠政客大言不惭、朝令而夕改的嘴,不如靠作家如椽似剑、移人于无形的笔。但是天下心到笔到,又能身体力行的作家毕竟不多,尤其在男性为主的社会里,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就更少。至于以一本书——《大地》(1931)而促使百千万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能在70年前,成为美国第一位同时获得普立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至今仍保持最年轻获奖女作家记录<sup>①</sup>和具有童书奖的得奖人,则只有本名 Pearl S. Buck 的“赛珍珠”。

当然,若只就文学创意和美学成就来说,当时的西方文坛,还有许多更有分量的作家,譬如男作家中的乔依斯,女作家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开创性和文艺感上都强过赛珍珠,但他们却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可能是由于“瑞典文学院把握的是诺贝尔所期待的理想原则,这自然是人类精神的文学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sup>②</sup>,而乔依斯和伍尔夫夫人

---

<sup>①</sup> 到2008年为止,英国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907年获奖时为42岁,保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记录,法国的卡缪(Albert Camus)1957年获奖时43岁,名列第二。赛珍珠虽然以46岁获奖名列第三,但是在获奖女士之中,目前仍然是排名第一的最年轻获奖女作家。

<sup>②</sup> 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台湾《联合文学》第171期,1999年1月。



的小说对“人类精神的文学理想”的提升却相对不足,或是不够明显之故<sup>①</sup>。所以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特别指出:“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为此,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在这件事情上,瑞典学院感到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于未来的期望。”

其实赛珍珠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不只是因为她的文笔,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和中华文化已累积的位能,再加上经过赛珍珠“因中国之情,立小说之体;即小说之体,成畅销之势”<sup>②</sup>,以描写介绍当时占中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和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成为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因此在国际文坛上创造了巨大的影响和动能,沛然不可忽视,如《孙子兵法·势篇》所云:“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与此同理,2009年2月第81届奥斯卡颁了8项金像奖给描写印度孟买贫民窟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sup>③</sup>,也是基于印度上升的经济和国势,“即体成势”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提倡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和预言者。但是她有关新女性主义的思想 and 价值观隐于小说之中而不彰显。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女性主义抬头,才重新发现她的“预言家”身份。细节可参看吴庆宏的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文心雕龙·定势篇》: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③ 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是改编自印度作家 Vikas Swarup 在2005年出版的小说“*Q and A*”,获得2009年奥斯卡10项金像奖提名并赢得其中8项,包括“最佳影片奖”。(Wikipedia 2009, 2, 18: Screenwriter Simon Beaufoy wrote *Slumdog Millionaire* based on the Boeke Prize winning and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nominated novel *Q and A* by Vikas Swarup. To hone the script, Beaufoy made three research trips to India and interviewed street children, finding himself impressed with their attitudes. The screenwriter said of his goal for the script: “I wanted to get (across) the sense of this huge amount of fun, laughter, cha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is in these slums. What you pick up on is this mass of energy.”) (转下页)

所造就的。

相比之下，曾于1937年获得普立策文学奖的《飘》，虽然在英国的罗琳女士连续出版《哈利·波特》七集热扫世界之前，一度曾为仅在《圣经》之下、世界第一名的畅销小说，可惜米切尔女士不幸因车祸早夭，只写了《飘》这一本大书，没有机会多写几本，以便积量为质，突破“俗文学”的范围，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而美国的第二位先后获得普立策小说奖(1993)及诺贝尔文学奖(1998)的女作家——生于赛珍珠出版《大地》的1931年的托尼·莫里森教授(Toni Morrison)，则不仅是作家，也是英语教师和学者。她继承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写作风格，在《所罗门王之歌》这本经典小说里，以沉潜内蕴的同情心，如史家一般的细笔，描写了当代黑人社会，并回溯黑人的种族发源，建立融黑人口语和现代文学技巧于一炉、雅俗兼顾的新文学，其用心和成就都值得钦佩。但是莫里森的成功处，其实也是她的局限处。因为她的着眼点只是为她自己的种族说话，并写“她已经熟悉的事”<sup>①</sup>。

赛珍珠的写作求真求实的功夫也与米切尔女士及莫里森教授相似，她曾说，她的创作“只选择我最熟知切近的地方，以

---

**【接上页】**小说和电影虽然描写印度贫民窟的落后，但是这不仅是印度当今社会的纪实，也描写了普世人性的明暗面，并展示了印度人强大的生命力和表扬了人类理想，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神。赛珍珠在39年前就写出了印度的故事“*Mandala*”(1970)，这证明埃德加·斯诺夫人称赞赛珍珠为美国奇人，赛珍珠总是走在时代前面，至少超越四十年”(闻雪思《赛珍珠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语文网》，2005)不是客套话。

<sup>①</sup> 当米切尔女士(Margaret Mitchell)问他先生(John Marsh)，她如果要写小说，应该选什么题目来写？她的先生回答道：“写你知道的事。”

期至少对某一地域不失其真实性,再加上我总诵读给该地域的中国友人听,以求印证”<sup>①</sup>。在她翻译《水浒传》时,她也和她的老师与翻译合作者龙墨乡先生,在初译之后,再次逐字校对。为了力求翻译正确客观,她又另找了一位中国朋友再从头校阅一遍<sup>②</sup>,可见她对翻译写作的一丝不苟。

赛珍珠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如何把以中国农民生活为主的故事,用最口语化的文字,不卖弄,不隔阂,而又富有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以及非传教士的开明态度,并且用有趣的方式讲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听。1932年11月2日,赛珍珠在纽约面对近两千名听众作演讲。她批评许多(在中国的)“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这就显示她已经跳出了种族、国家、教派的框框,也不自闭于小说的幻想里,而是勇敢地致力于无私、真正的人道主义了。

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级的领导人,或是伟大的小说家,他们所关心、考虑、行动、书写的就一定不止于一人、一家、一国、一族的人事感情。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呼吁世界各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兼容,“随着世界

<sup>①</sup> 刘海平:《赛珍珠和她的中国情结》,摘自《赛珍珠作品选集》,1998年。

<sup>②</sup> Pearl S. Buck,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in *All Men Are Brothers*, 1933, p. xix. "After the translation was complete, Mr. Lung and I went over the entire book again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 word for word with the original. As a still further precaution for accuracy, I went over the work again with another Chinese friend."

越来越小,我们共通的人性也会彰显,而美国必须扮演引进新和平时代的角色”。这就让我想起赛珍珠在1954年出版的《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一书的结尾中所写的话:“……我们(美国)不是帝国建构者,这个重要的事实,若非曾经居住在亚洲的美国人,则不能了解。……我们学习如何以互利和友谊来团结友邦,而不是靠武力和政府的干预。……所以我希望,虽然我国有些人歪曲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我仍然感到美国人民慷慨、诚恳、明智的精神在主导美国的前途和方向。……作为一个作家,(为了表达我的信念)我奋笔疾书。”1973年赛珍珠因肺癌去世,但是在她去世之前一年,1972年,80岁的赛珍珠撑起病躯,强振精神,挥笔完成了生前最后一本书《普天之下》。在书的后记里她还担心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希望借由写作和更多的交流,促进她的“两个祖国”——中、美之间的了解<sup>①</sup>。所以美国尼克松总统在吊赛珍珠的追悼文中称她是“跨越东西文明的桥梁”,可以说是恰当的赞辞。

赛珍珠所喜欢的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曾有一首八行的小诗《一本书》,以两行十二个字——“世无快舰如书,携众远登多洲”,写活了一本好书的功能<sup>②</sup>。用黑船炮舰的武力打开一国

<sup>①</sup> Pearl S. Buck. *All Under Heaven*. The John Day Company, 1973. p. 199. “We are in communication again with my other country, China . . . Will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us? And will we, can we, understand them? Their history is so long, ours so short, they are so old, we are so young. Can there be understanding when there is such difference? There must be, it is essential, not only for our own two countries, but for the peace of the whole world.”

<sup>②</sup> Emily Dickinson. *A Book*. “There is no frigate like a book, To take us lands away. Nor any coursers like a page, Of prancing poetry. This traverse may the poorest take, Without oppress of toll; How frugal is the chariot, That bears a human soul!”

的商埠,强销生产过剩的产品赚钱获利是一时的,而且最后还可能会引起相互“以舰还舰”的毁灭性报复;但是以书本信息传播文艺美术,则近悦远来,可以减少国家和种族之间的误解,化解一些“破坏性”的“文明冲突”,得以促进更持久的和平。所谓的“文明冲突”,我认为有一部分是来自过分膨胀的人间宗教智慧。至于什么是跨越太空的星际“智慧”,有人试图定义“星际活智慧”为能发射讯号到遥远的“星际”,并能“活着”接受“星际”往来的讯号,而且能了解其意义与情感者。由“星际智慧”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反推出来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间智慧”应该是能够传播、接受并了解其他文化的意义和人们的情感者。于是乎这又牵涉到科技之外的文艺交流和不同文化、性别、种族之间的互相尊重与欣赏。

回顾 55 年前赛珍珠慷慨有力的陈言,让我想起自己在 2005 年“北京论坛”上对一个真正伟大国家的定义有所企望并作出的呼吁:“所谓大国也者,非徒具大炮、大财,乃有大胸襟、大气魄、大仁心者也。”<sup>①</sup>但是面对当代开始流行的“软实力”,我们还可以加一条:“所谓大国也者,必有学术大师,艺术巨匠,大诗人与大作家者乎?”

赛珍珠虽然以《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而暴享大名,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给她的七本书<sup>②</sup>时却指出《母亲》一书不仅是赛珍珠描写诸多女性中最成功的一部,而且也是

---

<sup>①</sup> 林中明:《论大国》(On Great Nation),《北京论坛(2005)论文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51~189页。

<sup>②</sup> 指《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分家》、《战斗的天使》、《母亲》和《流放》七本书。

她已出版的几本书中最佳之一<sup>①</sup>。我细读此书和她写自己母亲的《流放》(*The Exile*),以及对自己多重世界的回顾和探讨《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时,都发现《母亲》一书中有她母亲的影子,以及一些自身的经历和理念。譬如赛珍珠临死时身穿华丽之袍的做法,早已见于《母亲》一书中描写“母亲”的婆婆去世时强烈要求以身穿全新大红袍为最后的愿望。可惜一般的中、美读者和小说评论人看赛珍珠的小说,都止于《大地》,多半忽略了这本更具感情和含有心理分析意义的好书。众多中、美的文学批评家,看来也都没有时间细看深想如何切入赛珍珠大部分的作品;此外,美国文评家不懂中国文化文字,大部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作家和许多书评人又不精通英文,以致许多专家和半专家大都忽视了《母亲》一书特有的妙处,也忘记了“母亲”这个身份的普世涵义,未尝费心思索它和古今文学史的重要关联。于是乎这本赛珍珠群书中的一本“珍珠”之作,多半被搁在一些图书馆里充数积尘,竟又成了一个现代“买椟还珠”的遗憾。

再其次要说到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去世。2008 年 12 月 24 日,基督教“圣诞节”的前夕,首倡“文明冲突论”的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去世。记得

---

<sup>①</sup> “*The mother*” is the most finished (produced and completed with skill and professionalism) of Pearl Buck’s Chinese female figures, and the book is one of her best. But in character descriptions and the storyteller’s art she is at her best in the two biographies of her parents, *The Exile* (1936) and *Fighting Angel* (1936). These should be called classics in the fullest sense of the word; they will endure, for they are full of life. In this respect the models from which the portraits are draw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2003年“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几乎成了“半部经典”，一时之间，它似乎可以指导天下政军外交经济大事。然而即使有如此学术“威望”，亨廷顿一旦撒手西逝，整个事件的报导也只不过占了次日大报版面的一小块，它在《纽约时报》版面上所占的地位，还不及因写“兔子四部曲”描写美国乡镇中产阶级小人物，而两获普立策奖的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1月27日去世的新闻所占的正中版面来得醒目。但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有关八大文明间难以避免的硬软冲突的理论，却不因为他的去世而消沉。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由于政军经集团的私利和文化的傲慢与隔阂，以宗教种族立国掌权的一些“民族国家”<sup>①</sup>，很可能还要不断地相互冲突下去，并以敌对的、破坏性的行为和舆论，来建构自己的快乐和反证自身的存在。其实人类具有共同的感情、爱情、亲情，“文明冲突论”里所强调的后天相异因素，如宗教、政治理念和地理历史的影响都不足以推翻先天的人性和爱心。

如果我们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亨廷顿之辈有所偏颇的“文明病理学”和文明必然不能兼容之类的学说，很有可能不随西方势力的衰退而衰退，也不会因为东方各国的经济进步而变得更理性化。因此“文明冲突论”恐怕仍将继续维

---

<sup>①</sup> 扎伊尔德：《亨廷顿“文明冲突”未竟历史全貌》，原刊于《国家》周刊(*The Nation*)，阎纪宇中译，译文刊于2001年10月17日《中国时报》。“……亨廷顿坚定宣示：我的前提是：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

持它自 20 世纪末以来的显学地位,并随起伏的大规模冲突记录在人类的国际政治史上。16 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格雷森爵士曾提出“劣币驱逐良币”之说。其实足量的金币并不是被不足量的金币所淘汰,而是价值高于劣币,所以被收藏起来。就此而言,“文明冲突说”其实是一种口味重(偏激)的“食品”,偶然一尝,可以调味;但是常吃,就像辣椒一样,毕竟营养不足,而且伤眼蚀胃,有害健康。小说家写小说争市场,也不能脱离运作。但是赶时髦、卖刺激的小说,短时间可以畅销,却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记得 20 世纪初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而成一代文学大师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在三十多岁仍未成名。他与一位年长他三岁的美国女作家乌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相识十多年。乌尔森当时已经是畅销书作家,但是她知道她的作品虽然可以取悦于众,然而却缺少含金量,不能传世。她心里明白,谁真正的大师。她曾写信给当时写作生涯晦暗不振的亨利·詹姆斯说:“即使我的小说可以畅销,但是也不能改变:我的最佳作品,也终究不能沾到你最初和最差小说的衣角这一个事实。”<sup>①</sup>大师亨利·詹姆斯家学渊源,据说他的小说之所以出众,一是因为他生于美国,游学欧洲,所以能见单一文化区域里众多小说家之所未见;其二据说是发迹前后,曾受到两位女士的激荡和启发,一位是他早

---

<sup>①</sup> Lyndall Gordon, *A PRIVATE LIFE OF HENRY JAMES: Two Women and His Art.*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Even if a story of mine should have a large ‘popular’ sale,” she wrote to him once, “that could not alter the fact that the utmost best of my work cannot touch the hem of your first or poorest.”



死的表妹米尼(Minnie Temple),另一位则是乌尔森。这又让我想起奇女子赛珍珠的发迹,也是由于游学中、美,得到两大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她母亲凯丽的教诲、启发与鼓励,因而成为杰出的小说家和慈善家,以及70年前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前行者。

因此当半世纪老友夏尚澄兄,要我为他重新编译赛珍珠的中文本《母亲》写序时,我客观地觉得这样一本并非时髦,也不玩弄心理分析等现代文学技巧的老书新印,即使是文字更加流畅,对这个世界来说可能也只是“小事”一桩。但是主观地来说,这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大事”。

一则以喜,是因为夏兄终于找到了他母亲——万绮年女士在74年前——1936年,也就是《飘》出版的同一年,以26岁的年纪,所翻译出版的她的老师赛珍珠(Pearl S. Buck)的杰作——《母亲》的原译印本;而又用现代的口语润饰了原来就极其流畅的“直译”本,并准备赶在母亲节出版,以纪念他去世的母亲。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原文存其真,孝心蕴其善,编译求其美,所以我为之喜。尚澄兄要我为这本名作写序,对我来说,不仅是挑战,也是磨练,更有“暴虎冯河”之势。对一位老同学、半世纪的老友和近年来积极开导我建筑美学的“新老师”说“不”,于情于义皆有不合。所以,我虽然“硬着头皮”、“硬了脖子”接下命令,却颇有“头皮发麻”、“引颈就义”而不能从容之忧。好在我看赛珍珠本人出书时虽然惯例不写序也不附跋,就能直销热卖,但是当她出版《水浒传》的英译本时,她不仅找了林语堂写导读,也谨慎地翻译了源出施耐庵和罗贯中等人的“原序”,第一版时自己又郑重其事地写了译序,第二

版修订版时自己又加上介绍。所以依照赛珍珠本人对经典著作翻译时的方式,我们来为《母亲》的新译版本写序附跋,也是符合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的。

这本“小书”,虽然就我看来,除了继承英国文豪和社会运动者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叙事风格、幽默的笔法和说书的才能,它也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重于描写人的性格以及故事趣味的传统。它除了有犹未发掘的白话俗文学史上的联系之外,还有跨时空的普世价值。但是天下所谓的大事每天都层出不穷,近年的出版市场又奄然待“闭”,一本74年前出版,而中译本已经绝版,有如“白发宫女说天宝旧事”的中篇小说,能和“天下大事”、“人体小说”较劲吗?而早已被大多中、美女性读者遗忘,许多男性学者轻视,不少文评家批刺和一些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所妒嫉,以及一度遭受“蒋宋势力”冷淡、“左派文人”围剿、“教会长老”批评和“美国情报局”压力的“赛珍珠”,沉寂了近三十年后,有条件、有可能再受到中文读者的重视吗?

虽说时光对所有的人是公平的,但是历史可就不一定。不论正史、野史,都要看是谁来写历史。文艺作品的“生死”,常常要看谁有眼光、文笔和权力来推介一个尚未成名的“大作家”。这也就是所谓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南北朝没有一个雅好文学的昭明太子,后来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可读呢?20世纪60年代如果没有夏志清在美国的大力推荐,钱钟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才情哪有今天的地位?所以《老子》早就说:“中士闻道,若亡若存。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也。”

72年前,1938年,赛珍珠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她的《大地》已是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但是当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美文人批多赞少,大家判定她是流行小说作者,不能登文学里的“大雅之堂”。譬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就说:“如果她(赛珍珠)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谁都行。”另一位尚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就更吃醋,曾对友人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和 Theodore Dreiser 以及 Sherwood Anderson 挤鸽子笼,也不愿意同辛克莱和‘中国通’伯克夫人之輩得奖人为伍”<sup>①</sup>。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一家人不是病死就是有忧郁症。他一生得过四次普立策诗奖,但是从来没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难免愤恨地说酸葡萄的气话。弗罗斯特一生多半在新英格兰乡间生活,诗虽然写得精炼而富人生哲理,但是只曾在英国生活两年半(1912~1915),没有长期在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生活和观察比较不同的文化,所以眼界远不能和赛珍珠的“女史快舰航四海,慧眼阔识通亚洲”相比拟。记得他有一首名诗《补墙》<sup>②</sup>,讽刺乡下人心中黑暗自囚,所以筑石墙保护

①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0. “In 1949, when newspapers were floating speculation about his Nobel Prize Award, William Faulkner wrote to his friend Joan Williams: “I had rather be in the same pigeon-hole with Dreiser (Theodore Dreiser, 1871 - 1945,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journalist) and Sherwood Anderson (1876 - 1941, an American writer), than with Sinclair Lewis and Mrs. Chinahand Buck.”

② Robert Frost, *Mending Wall*, “...Bringing a stone grasped firmly by the top. In each hand, like an old-stone savage armed. He moves in darkness as it seems to me, Not of woods only and the shade of trees. He will not go behind his father's saying, And he likes having thought of it so well. He says again,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地产<sup>①</sup>，以世代相传的石墙立则土地安为得计。结果弗罗斯特到了耀目的诺贝尔大奖之前，批评赛珍珠的用词，竟因过分计较自己的文学名位，以致于气愤到失去一个大诗人应该有的优雅风度，倒有点像他自己所嘲笑的那位“补墙划界的野蛮人”。

再说福克纳，到了1949年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并没有拒绝这大奖，如自己信中曾说的豪放有种，巨奖置于面前，而能拒绝不纳！福克纳在获颁奖后的演讲中说：“充塞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刘再复译）福克纳的小说固然对美国南部黑人的人权不彰作出批评，但是对于妇女人权、女性作家的笔权和亚洲民族的人权就很少着墨和大发正义之声。所以当我读到他炎炎大话时，我想到缺乏“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的“文人相轻”心态，简直就是自古而然，而且没有国界，不禁为之失笑！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这篇长文中曾说：“诺奖选出的杰出作家，作品中的大思路都‘确实体现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sup>②</sup>我们若就此一理想，与多年不断地实践其理想而言，

<sup>①</sup> Pearl Buck. *The Big Wave*. Scholastic Inc., 1948, p. 1. “Kino lived on a farm. The farm lay on the side of a mountain in Japan. The fields were terraced by walls of stone, each one of them like a broad step up the mountain. Centuries ago Kino’s ancestors had built the stone wall that held up the field.”

<sup>②</sup> 按：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出人意外地给予丘吉尔，而丘吉尔得奖的原因不是他对一般所谓“纯文学”上的成就，而是如评语所强调的“提升人类的价值” “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

赛珍珠从来是当仁不让。所以我认为从赛珍珠得奖之后的 35 年的后续观察,对于“确实体现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而言,她在得奖之前与得奖之后,从来都当之无愧的!

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作家对于赛珍珠得奖的尖刻批评,也缺乏中国人常标榜的“泱泱大国”的国士气度。这或者也像赛珍珠所批评美国“有些人歪曲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慷慨、诚恳、明智的精神”。其中较著名的作家譬如茅盾就在《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一文中,批评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胡风也认为《大地》的内容“是被一个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贯穿着的……《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曾留学法国两年,然后在 1931 年,赛珍珠出版《大地》的同时,也写出《家》来批评中国旧制家庭黑暗面的巴金,在《鲁迅风》上写道:“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巴金还批评曾批评赛珍珠的朱雯,为了赚钱,竟快速变脸翻译赛珍珠的《爱国者》:“我不明白赛珍珠女士的《爱国者》为什么会被中国(上海)作家和出版家注意。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人’抛开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抢着翻译一本虚伪的书。”后来再加上鲁迅的微词和苏俄文艺界的批评,于是中国的文坛半世纪以来,似乎也追随文坛领导、“老大哥”和几个“中国英译专家”<sup>①</sup>一时

---

<sup>①</sup> 马红军:《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摘自《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第 122—126 页。此处“误译”乃专指钱歌川等学者指责赛珍珠的英译《水浒传》中将“放屁”误译为“pass your wind”一事。其实直到 2009 年,美国许多文章报告仍然用“pass wind”来代替“fart”。所以中国学界热闹批评赛珍珠的“误译”,似乎多为“半解、误解”。

的意见或偏见,于是“约定成律”,学者不用再看,专家更不多读,文评者也多乏深观,而一般读者更是人云亦云,于是赛珍珠的文学成就、文化了解和社会思想,就一起被打入冷宫。

但是如果我们细读赛珍珠的诺贝尔得奖演讲辞,就会发现她的写作实有所本,她坚持选择中国经典白话小说近千年的传统,以说书人的方式,来为广大的群众说老妪能解,人人能懂,人物生动,性格分明,发生在“当代”农村和城市里中下层阶级的家庭和富于人性的“真实”故事。于是乎她的作品就同时挑战了“东西文化之同异”、“耶教信仰和儒家思想之取舍”、“雅俗文学、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际”、“虚实手法的多少”、“远近距离的观察”、“花饰和白描笔法的效果”、“男女作家的高下”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骨”。这八大路线的的斗争同时迸发,即使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作家都很难突围,然而赛珍珠却在八面受敌的情况之下,居然成功地稳占美国小说市场鳌头,而且“行有余力,则以助人”——除大力鼓吹和帮助中国多位著名作家之外,还曾推荐林语堂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完全没有中外“文人相轻”的恶习劣行,却有文侠义行的典范。她收养亚洲孤儿,为美国妇女、华人和黑人争人权,并且为儿童写故事,并以《大浪》(*The Big Wave*)一书赢得1948年儿童学习组织的“童书奖”<sup>①</sup>。她在晚年还率先写印度和中国边界的故事“*Mandala*”(1970),甚至旁及烹调书。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文体的写作都加到一起,那么她的整体成就,就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大球。

---

<sup>①</sup> Pearl Buck. *The Big Wave*. Scholastic Inc, 1948.

我常认为一个作家的成就,也要从他们的多样性来品尝和衡量,不能简化成一道是非题。譬如韩愈就不是只讲“文以载道”,他的《毛颖传》,国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是中国短篇小说的滥觞。不过赛珍珠在诺贝尔奖演讲时,也难免受到“众多学者,人云亦云”的影响,以为韩文公是“道学先生”之类的顽固守旧文人。此外,中国著名的“文人”中例如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王阳明等等,也都是多样成就的“士人”,他们或富有一般儒生少有的幽默感,甚至还是文武双全的神箭手和成功的将领。但是说到以上的八大路线,古今中外文人于此也都辩无定论。这就是《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因此,就赛珍珠小说所遭遇到最多批评的“雅俗、纯众文学”而言,我以为“雅”也有大雅和小雅,大雅看小雅,不免有些俗气;而俗事年代久了,也能变成雅事;此外,纯粹的雅事弄到俗痞手中,就成众人的俗事;但是雅人飘逸地说俗事,俗事也就有了雅味。譬如八大山人画一条会笑的土鱼,鱼就成了宝贝;白石老人画只老鼠偷油,题首打油诗,也可以挂在墙上雅观。《儒林外史》第一章中放牛的小童王冕可以成为“名流”,《围城》里的海归派学者却多是附庸风雅的俗人;而赛珍珠笔下 30 年代中国贫苦的农夫平民,以及描写当今印度孟买贫民窟的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经过作者的妙笔和导演的趣导,也都生鲜活趣,而且具有正面意义,不再是雅俗两字所能框限。

我尝以为这些“二选一的是非题辩论”对于物理的“粒子、波动之辩”就已经缺乏科学智慧,而文艺的大部分争论,都是主观方向的“金盾银盾之辩”,可以“议而不辩”(《庄子·齐物

论》)。其实这些情况很像辩论两个椭圆形的长短轴的长短，而不先问它们的面积大小差别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几何图形的差别一眼可以看出，但是文艺上的长短轴问题，就不那么清楚。谁才是大诗人？不容易说得全面；什么是好诗<sup>①</sup>？历来缺乏定论。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作家的总成绩以一个多维度的球体来衡量它的总体积，那么就不会作出过于简单和不公平的判断。譬如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sup>②</sup>。新闻界和许多作家、学者都认为这是为丘翁（当时已经79岁）二战解救欧洲而颁发的致谢奖。但是看看丘翁的大部头的传记历史写作、英语文化的研究、雄辩演讲集和幽默感等等，我认为这奖不仅是颁给一个提高人类价值的文史作家，而且是颁给一个罕见的、有巨大成就的“多维度球体”。只是一般的文人和记者没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感觉不到其中的意义。

一般人的时间、精力、脑力有限，除非是像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之类的大哲，即便他有一流的头脑和体力，最后也难免艺多则不精。《孙子兵法·谋攻第三》说进攻之道：“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意思就是说资源多，做学问可以围成一个“大

<sup>①</sup> 林中明：《诗的本质与格式、声韵、记忆、脑力的关系》，《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三期，第80~89页。观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学刊，2006年3月，第89~99页。“所谓好诗者，乃是用最少和最精炼的字，借助视觉格式和听觉效果，表达最多的意思和感情，又能强烈感染读者之心，引发多样的想象，并留下最深刻而久远的记忆者。”

<sup>②</sup> 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声明：“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



模样”，有两倍的兵力实力，可以兵分两路，或者把要攻击的对象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击破。《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说防守之道：“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故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意思是防守也要有主从轻重之分，不能什么据点都要作不能放弃的最佳防卫。因为兵力有限，不可能处处防守，也不能多战场、战线同时进攻。读书、做学问、写小说、开发新产品等等的策略考虑，应当也是同样的战略思想。譬如与赛珍珠同期，20世纪美国三位大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和史坦贝克，他们都没大学毕业，且各有渔猎酗酒、农耕乡村的局处以及酗酒糜烂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各有特殊的生活环境，又能专心致力于一流的写作，因而“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终于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成为小说文学里的世界级巨匠。

明代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大哲王阳明，年轻的时候也是兴趣繁多，自云35岁前曾与“五溺”<sup>①</sup>奋斗，但后来懂得取舍，终成一代大哲和中国历代文人将兵中以少胜多、战无不胜和不战而胜的典范。中国有名的诗人如白居易和陆游，见识、能力和文笔都是一流，可惜就是诗写得太多，难免良莠不齐，自己又不忍心删除许多二三流的庸作，所以最后的诗集反而给后人一个“平均值”为“中上品”的印象。与此同理，赛珍珠一生写了上百种各类作品，包括《圣经故事》、儿童故事甚至食谱

---

<sup>①</sup> 湛若水《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阳明学书法，也曾“深溺”。看来阳明先生是个好学之人，所以天下学问，包括用兵布阵，无所不学。

*Pearl S. Buck's Oriental Cookbook* (1972)<sup>①</sup>! 这些超大量和题目广泛的著作,虽然给老少大众带来阅读的愉快,以及赚取充分的金钱以推动多项慈善事业和豪义地帮助了许多中国作家,但是她不能“集中一点、大力突破”,所以终其一生未能继续升高,达到更高的文学成就。或者这也可以说是“塞婆得马”,焉知非祸。

赛珍珠的得奖演说里曾提到白话文学中的佳作,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并推崇它的文笔,如胡适所说:“《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记得《老残游记》里有一段讲到黑妞和白妞歌唱能力究竟分别何在的经典之语:“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还不晓得差多远呢!他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他的好处人学的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

美国一般人辩论喜欢问对方:“(你吹捧的牛肉大饼里)牛肉何在?”说到赛珍珠的《母亲》这本书,有心的读者难免要问:到底它的特点和好处在哪里?赛珍珠的《母亲》的特点,如果让我借用我对“书法三达:文达义、字达情、书达识”以及“士人书画”必须有“学识、人品、经历、趣味”的看法来作较有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赛珍珠的《母亲》有以下八个特点,它们是:1. 其文达义,2. 其字达情,3. 其书达识,4. 具有农耕学识,5. 表现农村经历,6. 时有幽默趣味,7. 坚持《程器》人品,

<sup>①</sup> 法国通俗小说大作家大仲马,是至今法国小说家中小说销售量最高者。他也有《烹饪大字典》传世。

8. 人道慈悲、大同思想。我用书法的理论来讲赛珍珠的特色也有所本,因为赛珍珠的父亲能写毛笔字,赛珍珠本人也擅于书写汉字,而且喜欢木石雕刻。她墓碑上的三个篆字,就是她自己的设计<sup>①</sup>。

**第一,文达义。**赛珍珠虽然批评中国儒家过度强调“文以载道”僵化和压迫了小说文艺的发展,但是她认为好的书法和小说却不能“有笔无文,有字无义”。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一般公认为西方 20 世纪最佳作家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想来是他这本小说虽然有许多纵横西方语文、巧雕意象的文学创新,但是全书不仅“言不及义”,而且肮脏恶心的描写也实在故意写得太多。赛珍珠的家庭是传教士,他们一家虽然不拘泥于基督教会一些不合时宜的、当时中国社会落伍文化的教条,但是赛珍珠一生行事却深受《圣经·新约》的“爱人如己”的精神所影响,她也服膺儒家的许多理想。赛珍珠在《母亲》里歌颂普世的伟大母爱亲情,这是一个与无厘头小说的大分别,但也是一个重包袱,写不好反而容易变成滥调;写得好,则如水之就下,沛然莫能御也。譬如朱自清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他知道什么是亲情,人人也都向往亲情,所以他以白描手法写他父亲的《背影》就能感动人。奥巴马回顾他的成长,写了一本书《我父亲的梦想》,回溯父亲的非洲黑人血缘所带给他的影响。奥巴马幼年时期父亲酗酒出走后,他没钱上学读书,在家里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向上进取的动力,完全是白人母亲

---

<sup>①</sup> 刘龙:《赛珍珠中国书法艺术释读》,选自《赛珍珠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的赐予,我们可以说没有他的“母亲”,就没有今天的奥巴马总统。

《母亲》一书里温柔、坚强、伟大而“无姓无名”的“母亲”,也和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中的母亲一样,极其重视教育,往往母亲为儿女牺牲,把儿女的短期快乐建筑在自己的长期痛苦上亦在所不惜。《老子》第一章的第三、第四句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赛珍珠特意安排《母亲》中的“母亲”无名无姓,我认为这是赛珍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母亲”所作的精心设计。我记得: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小说 *Light in August* (《八月之光》) 中黑白混血弃婴 Joe,因为在圣诞节时在孤儿院门口被发现,所以得到 Christmas (圣诞节) 这个姓;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的代表作《所罗门王之歌》中的主角 Milkman Dead,他的黑奴祖父在获得自由时,一个喝醉的白人警长胡乱地给了他一个不吉利的“死鬼”(Dead)的姓!他的第三代得名“奶人”也是被取笑而叫出来的。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他幽默地指出这名字是因为“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这些“姓”“名”虽然都有特殊意义,但都不是正式的姓名,“知汝名,系于身。若忘姓,死归尘”。所以这些后天“人为偶得之名”,因其人而生,随其人而逝,有如《所罗门王之歌》中所言<sup>①</sup>。相比之下,《母亲》中的“母亲”无名无姓,这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身份”,不仅是世所公认的“无名英雄”,也如《老子》

---

<sup>①</sup> “When you know your name, you should hang on to it, for unless it is noted down and remembered, it will die when you die.”

第六章所云：“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是抽象的“黑色母兽”，可见《老子》认为抽象的“母亲”是宇宙不死的生命代表。此岂谓自然里的“无名”常胜人为的“有名”乎？

时间再往前推三千年，中国古代《周易》的“坤卦”也显著地表扬了母性柔顺护家的牺牲精神。坤卦不仅卦象阴柔，文字也柔顺内敛，《坤卦·用六》“利永贞”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母亲”一生为家为儿女生活奋斗不懈的一种“哲学”，它不仅把家庭和子女的快乐，建筑在自己长期的痛苦上，更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儿女的快乐上。我认为这大概是快乐的最高境界了。本书的编译者，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重出此书，亦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而且也是一种“文达义”的实践。

**第二，字达情。**赛珍珠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之所以能打动美国一般读者的心，我认为就在于她的文笔像梁任公自云“笔尖常带感情”。看她写“母亲”对丈夫和儿女的感情，真是细腻深刻，如果不是一个自身极富爱心的“母亲”，绝对写不出如此感人的文章。特别是书中描写女儿由幼年就开始得了眼病，到逐渐丧失视力以至于迫不得已，出嫁山野白痴所受苦难的过程，反映了赛珍珠为自己独生女的残疾，而奔波一生的亲身经历感受。这些虚拟而更真实而且感人的文笔，不仅明显地超过了众多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作家，甚至和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相比，我认为赛珍珠也毫不逊色。在《母亲》一书里，赛珍珠细腻诚实地描写了“母亲”的身心情感成长，以及情欲收敛、压抑、迸放、悔伤的过程，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算是大胆的文笔。表面上虽然是以散文写当时的农村生活琐事，但是文字的下面有女诗人的热血围绕着“母亲”

这一角色在流动。

这让我想起赛珍珠的一段附于诗名 *In the Beginning* 之后,未尝受到学者注意的无题诗<sup>①</sup>,里面深刻地描写爱情来袭时在痛苦和欢乐间的挣扎,它可以加强读者对“母亲”的了解,也强烈显示出她“字达情”笔力后面的诗人功力。《孟子》论读《诗》,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说,认为读者当从“大环境”和“小内心”去更全面地了解文学作品,除“文本”之外,尚应注意许多相关的大、小、内、外“讯息”。我们读名家小说,也应该“知其人、读其诗、源其心、论其世”。过去评论赛珍珠的小说,似乎没有人曾费心去读一首她的“小诗”,因而失去了“得其用心”的好机会,以后应该加强。

然而一本英文写的好书,如果中文译笔不能“达情”,有如书法家,技法笔法良好,有板眼有动势,但是“笔尖常不带感情”,写不出和“文”与“字”相关的感情和韵味,其结果充其样只能算是“匠人书法”。鲁迅曾读了《大地》最初的译本而对赛珍珠有所批评,但是也自觉这可能是译笔有问题,所以后来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复信中说:“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对于不能读原文的“大师”和一般读者,一本拙劣的翻译,可以把马画成驴,误人之深,有如把孔子变成阳虎,美人变成丑女,扭曲印象,相当可

---

<sup>①</sup> Pearl Buck, lines after the poem titled “*In the Beginning*,”: “The heart, it seems, can never know its age. I would have said that at this stage, I’d never love again. Yet here it is the pain. The ecstasy, the joy . . . Against you I employ, My whole will to hide, Truth I have denied.”

怕。至于这一本74年前翻译的《母亲》，原版的文笔就极其流畅，现在编译者又以“笔墨当随时代，文化须有纵深”的意念加以润饰，我认为这个新版更能“字达情”，丰润先人之学。

**第三，书达识。**赛珍珠的文章都极口语化、平民化，连“外国老姬，亦皆能解”。这和乔依斯与詹姆斯的文笔艰拗，故意卖弄学问，大不相同。赛珍珠的小说多用白描的笔法，这是她商业上成功的地方，也是她文学学术上“失败”的原因之一。白描笔法不一定就没有“颜色”的变化，国画和汉字书法只用黑墨，但也可以“墨分五色、白具五味”，只是着墨要抓重点，背景要蕴涵微妙不同的韵味，所以不是大家，做不出好成绩。但是即使做出好成绩，仍然不容易讨好喜欢大红大绿的俗人，需要慧眼知音才能评价欣赏。赛珍珠从开始读中国小说、经典文学时就已经立志要走中国白话小说的路，以说书人的本领，让接受最低教育水平的人都能“享受”她的故事。在书法上，许多书家龙飞凤舞，别人看不懂，后来自己也看得吃力。所以我认为好的书法要写精彩有意义的诗文跋，而且好的文字更要让人看得懂才能进一步去欣赏。人我都看不懂的书法其实更近于绘画，或者应当称为“书艺”，以别于传统的“书法”。

赛珍珠写农村故事很有狄更斯的趣味，而不是说些“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盘子六个碗”之类的乡下琐事。譬如《母亲》书中描写骑驴上荒山探望久无音讯的盲女那一段，把山野人的阴森可怕写得让读者大白天都觉得毛骨悚然，这令我想起由著名小说《救援》所拍的同名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和导演提名的 *Deliverance*。“看官若不相信在下之言”请细看小说这一段后，再与电影比较，便知此言不虚。所以听到

有些人说赛珍珠的小说“平淡无奇”，那么我就要借用朱熹评陶渊明的话来响应——“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

**第四，具有农耕学识。**有许多自认为是国学专家的作家和评论人，下意识地看低赛珍珠的国学功力，而不知她是读私塾，受到老儒的教导，能说、能听、能写中国文字和书法的“中国人”！（她在美国上大学时所填籍贯为镇江！也曾自称她血液中流的不是“白色”的血液！）我认为她所描写的中国农村人民和生活，比绝大部分的20世纪30年代作家和后来没有下放到农村长期蹲点务农的现当代作家，更通中国的农事！关键原因之一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伯克博士是农学专家，曾执教于中央大学，也曾带了新婚妻子赛珍珠下乡皖北指导农事近五年之久，所以她因耳濡目染而得到的农耕“知识”和“学识”，比我看到的绝大多数非农村出身的中国作家，恐怕都要内行！

**第五，表现农村经历。**中外文人，一般都不知小农、佃农之苦，所以写不出地道的农村生活中耕田灌圃的苦乐和农家四季的景色变化。但是赛珍珠和农学专家伯克结婚之后，两人曾深入安徽农村长达五年之久，他们生活在普通农民之间，伯克教育农耕的现代知识，也在田间地头做农事的调查研究，所以跟随伯克“务农、教农”的赛珍珠当然懂得中国皖北的农民生活和农家细事。在《母亲》一书中，她借“母亲”之口，写出许多真正的农民生活和农耕的细节，从堆稻秆，插麦秧，到买布料，付田租，栩栩如生。很让我吃惊和佩服！所以当我读到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摆起名作家的架子，批评赛珍珠不懂中国农民生活，心想那真是半睁着眼说瞎话！他们应该惭愧自己不真懂农事，也未细看赛珍珠所有的书，就凭几



本有问题的《大地》等书的中文翻译本,就敢任意下判断,真是轻率,需要反思内省!

**第六,时有幽默趣味。**赛珍珠自幼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小学的时候就能靠自己投稿赚来的稿费,带着硬币去付钱听读书,享受中国的白话故事和幽默趣味。她小时候从母亲的书架上“偷看”英国文豪狄更斯的蓝皮面精装全集,后来也写过许多有“童趣”的儿童故事。到了临终,她还特别把这一套封皮已经破烂的狄更斯全集环放床边浏览,如对老友一般,作最后的告别。狄更斯也是一个多样性的作家,也懂得生财之道。他在访问美国时,摆起站台就可以说书赚钱。这和中国传统的说书人没有两样。20世纪初的电影界也推崇狄更斯为蒙太奇手法的先驱。记得他的第一部连载后出版的《匹克威克传》(*The Pickwick Papers*),就曾为他带来不少收入。其中不少幽默故事,颇吸引读者,更表现了英国人喜好和擅讲“冷幽默”的传统。赛珍珠追随狄更斯的笔法,在《母亲》里描写“母亲”为了掩饰丈夫出走不归,请别村的代书伪造他丈夫的来信,然后从城里转寄,里面还附了自己劳力换来的十元纸币(相当于现在上千美元吧),由邮差送来,引得一村大小妇老,包括一位“长舌寡妇”,“村中闻有此人此事,咸来问讯”,场面热闹滑稽,他的文字却是冷静克制,类似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F. Fellini)编导的幽默群众剧。中国人和亚洲人喜欢哄闹,不如英美人懂得冷幽默,所以这些近乎冷幽默的部分,也是书中的特殊之处,值得一提。

**第七,坚持《程器》人品。**梁启超是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他提倡小说,鼓吹以小说来革新文化民风。他曾说,20世

纪人人都是英雄。其实,20世纪以来,开发中的国家也渐渐地人人都有职业,所以个人就职业来说,把工作做好,人人都是英雄。实际上,中产阶级还是仰仗公司、机关的薪水为生,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如厄普代克写的“兔子四部曲”那样真实地描写记录的美国乡镇(城市)里无数中产阶级“人人不是英雄”的生涯。厄普代克的小说没有什么“文以载道”、“文达义”的东西,也不尖锐地讽刺社会风气,却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因为读《兔子》,等于是看自己出场表演,自己上台唱卡拉OK,大家有归属感,觉得亲切“不隔”。

乔依斯的《尤利西斯》也是没有英雄的书,而且主角还特别窝囊。再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批评赛珍珠的中国作家,有几人能如沈从文“沉默英雄式”地保持“不说违心之论”、“不恶意攻讦别人”? 以此而论,赛珍珠颇有《水浒》、《三国演义》中古道侠士之风,她不仅批评蒋介石的独裁、宋美龄的不深知民间疾苦,也批评“文化大革命”。而身为传教士,1932年竟公然在纽约两千人前指责当时教会的缺点以及许多传教士缺乏谦怀和爱心。在美国麦加锡白色恐怖当头的时候,她又表示对中国人的爱护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同时为美国的妇女、黑人、华人上街到国会去争取人权,加速了美国排华法案的废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千四百年前,刘勰写《文心雕龙》指导作文的艺术,但是他也写了一篇《程器篇》,批评文人无行,武亦宜然,为作家树立了人品的原则,明白地指出作家不能因为只为艺术而艺术,可以今天说黑,明天说白。巴金批评赛珍珠,也在作家协会主席的官位上说了许多违心之言,到了晚年,写了《随想录》忏悔当年的不诚,这迟来的忏悔虽然有

胜于无,而且也颇勇敢,可是如果他再和1951年曾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sup>①</sup>的赛珍珠见面,不知是否要鞠躬道歉,自叹不如赛主席?

**第八,人道慈悲、大同思想。**西方的思想有两大源流——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中国文化的主流则有儒、道、释三家思想。赛珍珠学兼中西,又是出自传教士家庭,所以她的基督博爱精神和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道慈悲思想合而为一之后,不仅在她的小说中一再地表现出“恻隐之心”来,也在面对权威时实践了曾子闻于夫子的“大勇”精神与行为——“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怵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许多自诩“爱国”的作家和自识为“知识分子”的文评人,批评赛珍珠的小说只描写中国的落后贫苦之处,是扭曲了中国的进步情况。其实自19世纪开始的内战和列强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是日趋艰苦,再加上不可测的天灾,人民的生活当然不是汉唐盛世的景象。赛珍珠描写农民的艰苦悲惨世界,不仅是写实,而且就像狄更斯描写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黑暗面的《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巴金1933年出版的《家》描写黑暗的四川族阀,鲁迅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反映落伍的时代和人物,乔依斯写落后的都柏林,厄普代克写无能的美国中产阶级,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拍摄孟买超级贫民窟的苦难挣扎等等,他们都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该地的人文历史,成为后世社会历史研

---

<sup>①</sup> 赛珍珠1951年当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

究者的宝贵参考资料。赛珍珠描写落伍的中国农村社会,也不异于巴金、鲁迅对落伍黑暗社会的批评。但是赛珍珠的小说里强烈地显示出她对苦难农民的同情,也高度赞扬中国人坚毅向上和向善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恶意指笑和只暴露当时中国农村和社会里黑暗落伍的一面。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以《论语·颜渊》里子夏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句的英译“*All Men Are Brothers*”来作书名,颇惹起中国作家,包括鲁迅的批评,认为“老外”不懂中文,胡乱翻译。他们其实只知道梁山好汉的劫官打虎故事,而没有把《水浒》的义气保民精神继续向上提高到子夏、孟轲的“四海”理想。此外《圣经·新约》里的基督博爱精神也不止于犹太一族,而以天下人皆为兄弟姐妹。赛珍珠当年乘轮游欧之后而有此《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的英译书名,我认为是很高尚而传神之作。这和她1973年3月6日死后,同月27日出版的一本小说的书名——《普天之下》(*All Under Heaven*)一样,也都具有人类大同的思想和企望。

儒家和佛家的仁爱精神其实还不止于“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而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更宽阔慈悲理想。赛珍珠的父亲也研究过儒家和佛经的思想,所以赛珍珠应该对佛家的慈悲精神不陌生。赛珍珠在1936年发表的写她母亲传记的《流亡》(*The Exile*)一书的开头第三页,就特地描写她母亲爱护园中的花木和鸟巢中的小鸟、母鸟和鸟蛋的故事。这足以显示出赛珍珠的博爱精神其来也有所本,而且也反映在《母亲》的第八章,描写“母亲”如何以自己的体温帮助被母鸡

遗忘的鸡蛋孵化,并照顾蚕宝宝的长成,如同照顾自己的子女一般。这些描写母爱扩大到小动物和小蚕虫的博爱“行为”,也是赛珍珠自己和家传的仁爱精神真正地付诸实施。所以我们读她的《母亲》,要从她的母亲,她母亲爱护鸟蛋、鸟巢和母鸟,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含义读起,这才是读赛珍珠小说和其人、其学、其心的方法。晋代的陆机写《文赋》,有“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我们读好书时,亦当如此,方不愧作者之心。

以上拉杂地说了些个人主观之见,但是真正要欣赏赛珍珠的作品,我认为《母亲》这本“小书”倒是可以先看。然后再读她为父母所作的传记《战斗的天使》和《流放》,最后才翻看《大地》等比较出名的书。读者经由这样的阅读过程,也许会有不同于一般人径从《大地》起读的感觉和了解。因为赛珍珠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就特别指出她的得奖,不仅“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而且由于“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我推荐的这条阅读之路虽然是一己之见,但或许仍可以作为有心研究赛珍珠这个为东西文化搭桥先驱者的一个“书桥”<sup>①</sup>。

最后回到为此书的序所题的名字——《母亲、母亲》。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是夏尚澄先生为了纪念他母亲所翻译的赛珍珠《母亲》一书而起,所以我连用两个“母亲”,以彰显其用心。而且在这个新译本的结尾,尚澄兄特意把全书最后一句的“我的孙

---

<sup>①</sup> 孙宗广:《桥与信——试析赛珍珠作品中的两个沟通性意象》,选自《赛珍珠研究文集》,赛珍珠研究学会,2006年。

子!”多加了一句“我的孙子!”这使得话语在口气上更接近我们的习惯,并且更加强了对子孙传承<sup>①</sup>、文化传承和“大地之母”生生不已的感情。所以我选用“母亲、母亲”,也是呼应书尾“我的孙子!我的孙子!”的结构,一如福克纳的书名<sup>②</sup>,戴维王的呼儿,以及赛珍珠遗作《彩虹》结尾对爱人的细语<sup>③</sup>。如果赛珍珠仍然活在当下,而且做了曾祖母,我想她会笑纳这“画孙添情”之句。

赛珍珠中学时代写诗就得过学校的首奖,后来写小说、散文等,下笔如风,大大小小集至百余册之多。可是终其一生,她却如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狄金森,隐藏内心的感情,至死没出诗集,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憾事。但是 John Day 出版公司,在她去世之后一年,还是选了 17 首她的短诗,为她编了一册诗集,名之为:《爱的文字》(*Words of Love*, 1974)。诗集的第一首诗《诞生的时候》(*In the Beginning* <sup>④</sup>)这样写道:

① 赛珍珠为女儿取名 Carol 就是让病危的母亲知道她终于有了“我的孙女”!而且孙女 Carol 的名字是女儿赛珍珠特别取的,以和她的名字 Carie 相承。

② 福克纳的名著之一 *Absalom, Absalom* 也是选用《圣经·旧约》中戴维王第三子的名字。Absalom 是美男子,深得戴维王宠爱,但是性格冲动,因故杀长兄,又为争王位叛父,兵败被杀。戴维王深悼哀之,为之立石纪念。戴维王也曾在口上和心中重迭地悲喊过爱子 Absalom 的名字。台湾交大董挽华教授指出 事见: 1. 《塞缪尔记》(下)18: 33: 王就心里伤恸,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2. 《塞缪尔记》(下)19: 4: 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我儿啊!”

③ Pearl S. Buck, *The Rainbow*, The John Day Company, 1974. Pocket Book edition 1976, p. 222, “(Ethel) She smiled and lifted both arms to him in invitation. “Take me, Henry, love me don’t talk more now, just love me love me...”

④ Pearl S. Buck, *In the Beginning*. (I remember when I was born , I do remember! Through eternity I slept, By its quiet waters swept, In its silence safely kept. All unknowing, night or day, All unthinking, there I lay. ... Suddenly, by life compelled, I was free, no longer held; Free to hear and feel and cry; Free to live or free to die; Free to be that which am I. I remember when I was born , I do remember!)

我记得我诞生的时候——

我当然记得！

曾在永恒里睡眠，被寂静的水拍卷，存于安静和安全。

所有的未知，白天或黑夜；所有的无想，我在那躺着。

……忽然间，为生命推挤，我自由了，不再受到拘束。

自由地听闻、感觉、哭喊，

自由地生活——或死亡，

自由地成为我之为我。

我记得我诞生的时候——

我当然记得！<sup>①</sup>

（林中明译）

《孙子兵法·军争篇》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既然大将用兵之道如此，我们题序跋之道也当法此。所以我选用赛珍珠的这首《诞生的时候》来纪念这本书的“重新诞生”。作为一个从中国越洋到美国工作旅居四十年的文化爱好者，以文字纪念我文武两界的父母亲，就像一个从美国越洋到中国生活近四十年的文化爱好者赛珍珠，以文字纪念

---

<sup>①</sup> 对出生的记忆，当然是诗人的感性之笔。赛珍珠在她得童书奖之作的《海啸》(*The Big Wave*)一书中曾借主角父子对话陈述了一般常识的意见。pp. 32-33. n1“Kino’s father smiled. ‘Can you remember when you were born?’ Kino shook his head. ‘I was too small,’ Kino’s father laughed. ‘I remember very well. Oh, how hard you thought it was to be born! You cried and you screamed.’ ‘Didn’t I want to be born?’ Kino asked. This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him. ‘You did not,’ his father told him smiling. ‘You wanted to stay just where you were in the warm, dark house of the unborn. But the time came to be born, and the gate of opened . . .’”

她的父母亲。一来一往,终而复始,如环之联。中美、东西文化的交流,似乎也可作如是观。

《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本序的副标题是“赛珍珠其人、其事、其书”,也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介绍评论她的人格、行事和著作,不只是奉命写序如仪,说些客套话和介绍一本好书而已了。

张敬国学基金会负责人 林中明



# 自序

《母亲》一书是先母万绮年女士在她二十五岁时(1935年),翻译就读金陵女大时的老师美国宝珍珠女士(宝珍珠 Mrs. Buck 为学生对老师的尊称)于 1934 年出版的原著 *THE MOTHER*,由上海仿古书店于 1936 年出版发行。

抗战开始,上海沦陷,母亲辗转到大后方昆明。这本书一直随着她最后到了台湾。记得我小学时,母亲从箱底拿出来教我读过,留有印象。母亲因父亲在台涉及白色恐怖案及赛珍珠《母亲》一书亦涉敏感,所以撕去了书的封面。后来几经家变,母亲于 1969 年因心力忧劳,含怨早逝,这本书从此不知去向。

母亲和父亲是 1941 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创办)共事并结婚的。父亲是主任,母亲主管业务及总务。母亲在南京就读金陵大学及在上海松江女中任教时,经常参加抗日爱国等活动。在昆明时除从事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工作,教授英文外,足与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等来往,并与西南联大教师、学生及松江女中流亡

学生经常聚会。赴台后曾在教会工作。

父亲夏邦俊，江苏省武进县(常州)人，早年受知于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师范学院，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言论思想均较为进步，并撰写进步言论书籍，以致案发蒙狱，郁抑台湾。父亲一生视教育为己任，做教员、校长、教育科长、台湾省教育厅督学并著作教育专书数十册。

2007年，我网上欣然查到先母的《母亲》一书，唯苦无渠道进一步探寻。5月间忽接中学好友林君中明学兄电传：“经赴江苏镇江讲学并向赛珍珠研究会及镇江市图书馆垂询，得到热心响应。”我兴奋不已。有了线索后，继续向上海图书馆查询，终于在2008年查到确有其书，经申请获影印本一册，如获至宝，不能自己。

2009年，我两次亲赴镇江拜访赛珍珠研究会，受到隆重礼遇接待，相谈再版事宜亦甚愉快，承蒙镇江赛珍珠研究会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鼎力相助再版《母亲》，我感到荣幸之至。

本书重行编译期间多承赛珍珠研究会及东方出版中心领导关切，邓玥编辑自始至终尽心编导，裴伟老师代表研究会热心沟通。尤其赛珍珠研究会许晓霞会长赐序：及中明学兄赐文序介，导领读者以现今世界宏观，重新认识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主之思想、著作及对中国人民、文化的认识与情感。

在此，谨致上我最诚挚的敬意并感谢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东方出版中心、赛珍珠纪念馆、上海图书馆及镇江市图书馆。

最后在先母《母亲》一书沉寂七十年后，以笔者四十岁年长于先母当时翻译之年纪，将此书重行编译出版。深感思念母亲，总在自己白头以后，恨不能于母亲生前多欣赏她一些。谨以此书见证百年前中国农村妇女的伟大，作为亲友纪念及告慰母亲墓碑上“一世辛劳，相夫教子”外，并敬供天下为人子女之读者同感一读。

夏尚澄

2010.1